

雅

倫

雅倫卷三

成郡費經虞撰男密補 江都後學于

格式

楚辭

太史公曰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諷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班固曰離猶遭也

王逸云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

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處妃  
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  
人

梁昭明太子文選敘曰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  
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江南耿介之意旣傷壹鬱之  
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  
自茲而作

劉勰文心雕龍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  
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

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  
之蟬蛻穢汙之中浮游塵埃之外觸然涅而不緇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懣沈江羿澆二  
姚與左氏不合崑崙玄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  
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  
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觸虬乘翳則時乘六龍  
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  
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

揚雄諷詠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  
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不覈者  
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  
祇命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  
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  
一頌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  
于風雅者也至于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  
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王伯  
三日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

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  
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  
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  
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  
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緯辭  
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  
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  
之志魚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轍古辭來切今驚采  
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

莫之能追故其序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人麗馬揚汾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瀉裁中巧者獵其艷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馮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詞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于長卿假寵于子淵矣

顏師古曰擾動曰騷

宋文景公曰離騷爲辭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加規至圓不過矩矣

嚴儀卿云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後爲識離騷否則如受釜撞甕耳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

陳

**騷**

云騷須精深痛切而極其情

雖爲有韻之文

自是竹之於草木魚之於鳥獸別爲一類不可偏屬

騷辭所以亂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都忠臣怨夫惻怛深致不暇致銓亦故亂其序使同聲者自尋修郗者難



擇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擬騷辭無令不讀書人便竟須令人徘徊咀味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歎噓又三復之涕泣俱下情事欲絕 屈宋以下效騷體者俱謂之楚辭或曰但載楚物方言不雜以他處

范德機云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辭意反覆曲折行乎其間實未嘗斷未嘗亂使人一唱三歎而有餘音至于收泪謳吟又足與夫三綱五典之重豈虛也哉

朱元晦云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

辭大扞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 七諫九懷九歎九

思雖爲騷體然其辭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

強爲呻吟者就其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早已甚

矣 王逸所傳楚詞本出劉向晁無咎以不盡古今詞

賦之美因錄續騷變騷二書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

玉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爲之冠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

長于頌美而短于規過雄文摹擬掇拾斧鑿呈露獨賈

太傅卓然命世英傑之材非一時諸人所及此外如荀

卿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夫馬烏孫諸王妃妾息夫躬陶

潛韓愈柳宗元王安石黃魯直邢端夫班姬蔡琰王粲  
元結王維顧況亦差有味余並錄之

史繩祖云屈原小招句句用只字蓋當時語助朱晦菴  
謂陟降堂只與詩陟降庭止同字義余又以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又云會言近止征夫遄止則騷雅只止同一  
字義明矣

胡元瑞云四詩典則雅淳自是三代風範宏麗之端實  
自離騷發之紆迴斷續騷之體也諷諭哀傷騷之用也  
深遠優柔騷之格也宏肆典麗騷之辭也 世率稱楚

騷漢賦文選分騷賦爲二歷代因之漢藝文志所列詩賦一種凡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而無所謂騷者首列屈原賦二十五篇序稱楚臣屈原離譏憂國作賦以風則所列二十五篇卽今九歌九章天問遠遊等作明矣所以離騷自是諸賦一篇之名太史公傳原未舉離騷而與哀郢等篇並列其義可見自荀卿宋玉指事詠物別爲賦體揚馬而下大演波流屈氏諸作遂俱繫離騷爲名實皆賦一體也

費經虞曰齊桓晉文而後秦楚皆爲大國聖人錄秦詩而不載楚詩楚其無詩耶然則離騷九歌詩之變者也六義中賦居一蓋直賦其事而曲言長篇大雅已有之但句法不長耳屈平旣變爲一體楚人宋玉景差之徒皆效焉而楚辭成楚辭成三代文章爲之一變則楚辭者三百篇之後繼也漢猶以屈平所作謂之賦自司馬相如等之賦間以散文而屈宋始專命爲騷朱元晦又選詩賦之類騷者爲楚辭後語自荀卿成相而下凡五十二篇今以楚騷立爲一部而以屈宋之作爲法其後

人詩賦各入其類茲不取騷之體源委滔滔騷之情纏綿委曲不可強直不可憊懣玩味古人自見屈原之作不可得而擬議也宋玉景差賈誼等作所差者毫髮耳九辯高達肆放則無離騷醇厚之味未免到清冽一邊若莊忌淮南則其變多又次矣

離騷經

楚屈平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  
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  
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  
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  
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搵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爲草木之零落兮恐  
美人之遲暮不撫狀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騶  
騶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

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蒞彼堯舜之耿  
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波兮夫唯捷徑以窮  
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  
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余固知蹇蹇之爲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曰  
黃昏以爲期兮羗中道而改路初旣與余成言兮後悔  
靡而有他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旣滋  
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



與芳芷奠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  
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  
乎求索羗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騫以  
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  
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  
姱以練要兮長顛頷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蔭兮貫辟荔  
之落蘂矯齒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纏審吾法夫前  
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  
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

戰羈兮嘗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  
節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  
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  
浮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  
競周容以爲度忤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  
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  
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  
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以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  
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鑿  
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  
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  
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  
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獨好修以爲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  
申其詈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天平羽之野汝何  
博塞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葢菜施以盈室兮判獨

雖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  
好朋兮夫何冀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  
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敷詞啓九辯與九  
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  
術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離亂其鮮終兮  
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  
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  
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畏湯禹儼而祇敬兮周  
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

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  
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  
今孰非善而可服陪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曾獻歎余鬱邑兮哀  
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淹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  
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  
余上征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于縣圃欲少留此靈  
寘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

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  
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  
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  
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  
吾令帝閭開闢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  
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敝美而嫉妬朝吾將  
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  
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  
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

解佩縷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  
忽緯繹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滄盤保厥  
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  
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  
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  
適而不可鳳皇旣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  
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  
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

啟美而稱惡閨中旣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  
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索萑茅以筵尊兮命靈  
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  
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洗求  
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  
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  
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  
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  
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



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  
皇刻刻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  
架燧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  
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  
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  
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鷓  
鴒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  
菱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續  
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

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  
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菀無實而容長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慝兮椒  
又欲充夫佩幃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  
俗之流從兮又孰能夫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  
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非非而  
難矜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  
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旣告余以吉  
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麝以爲

振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  
將遠逝以自疏適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  
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于於天津兮夕余  
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忽吾行此  
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  
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  
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  
龍之蜿蜒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  
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暇日以媮樂陟陞皇之赫戲

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  
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旣莫足  
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費經虞曰騷之篇或長或短或如此或如彼不可以  
拘以格也然天問卜居九歌等篇則已與此章有異  
矣而句法則宜長若九歌天問則亦短句擬騷大約  
長句多而短句少句長方得優柔委婉之致

天問

屈平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

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  
陽三合何本何化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  
作之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  
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焉屬列星安燉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  
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  
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  
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臧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  
曰何憂何不課而行賜龜曳銜絃何聽焉願欲成功帝

何刑焉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鮪夫何以  
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  
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  
何歷鮪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堅何故以東南傾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  
修孰多南北順槩其衍幾何崑崙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  
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  
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  
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雄虺九首在忽焉在河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萍九衢泉  
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  
不死壽何所止鮫魚何所魴堆焉處羿焉殛日烏焉解  
羽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四方焉得彼螽山女而通之于  
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鼯鮑啓  
代益作后卒然離蠱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躬篤  
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  
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  
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

帝而帝后不若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  
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  
黍蒲藿是營何由并投而魼疾修盈白蜺嬰弗胡爲此  
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滅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  
鳴夫焉喪厥體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  
之齧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  
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  
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  
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



蘇焉舜閔在家父何以解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  
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齋肅立爲帝執道尚之女  
媯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  
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緣  
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  
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玄  
鳥致貽女何喜該乘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  
犬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  
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乘季德焉得夫

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  
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  
而後嗣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  
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勝有莘之婦湯出  
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會鼯爭盟何  
踐吾期蒼鳥萃飛孰使萃之列擊桀躬叔且不嘉何親  
撥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其亡  
其罪伊何爭遣代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  
后成遊南土爰庠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

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銜何號于市周幽誅  
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  
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  
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水  
上烏何煥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  
長之伯昌号衰乘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服遷  
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臨西伯上告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

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伯林  
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  
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攀後茲承輔何卒官  
湯尊食宗緒勲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彭鏗掛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中央共牧后何怒  
蠡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面回水萃何喜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  
變歎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勲作師夫何  
長悒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躒何環穿自

崗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白子忠  
名彌彰

費經虞曰屈平忠君愛國之忱有不據釋然故稱託  
物理指陳事像以爲寓言而其後云悔過改更我又  
何言可知矣朱元晦註云未詳又曰荒謬之說皆未  
識天問之旨也天問作問式多四言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蹇之不釋兮曼  
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嗚惟蒸

之多怒兮傷余心之優優願遙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  
自鎮結微情以敵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  
兮曰黃昏以爲期羗中道而回畔兮反旣有此宅志憍  
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  
爲余而造怒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與猶  
而異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孽而  
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  
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  
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

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  
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  
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妍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  
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畔獨處此異域旣  
惇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  
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  
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  
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  
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

之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  
湍流沂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歲嵬蹇吾  
願兮趨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寃替  
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  
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費經虞曰此篇中有少歌曰又有倡曰後之亂曰句  
法前後亦略變 遠游篇又有重曰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國難徙更



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剌棘圓果搏兮青  
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  
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  
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  
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並謝與長友兮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  
置以爲像兮

九歌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  
琳瑯瑤席兮玉璵盃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  
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靈偃蹇兮妓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  
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旣留爛昭昭  
兮未央審將愴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  
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旣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行

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慙慙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長穆沛吾乘兮  
杜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  
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適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  
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  
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  
匪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  
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

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問鼯騁  
鴛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  
余玦兮江上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  
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  
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  
習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  
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

齊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澗聞佳人兮名予將騰  
鷲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蒸壁兮紫壇射芳  
兮成堂桂棟兮蘭櫺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  
蕙櫨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  
繚之兮杜蘅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庶門九疑續兮  
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攀  
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  
客與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于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央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畊乎？將游太人以忠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自保真乎？將呶訾粟斯，喔咿嚅唳，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挈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

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鶴比翼乎將  
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涸濁而不清  
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譏人高張賢  
士無名吁嗟蹶蹶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  
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  
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  
能知此事

劉經虞曰此篇以散文章體漁父雖稍異而大畧一  
也

招魂

楚宋玉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此彼皆習之魂往少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



來重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  
些蝮蛇纂纂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  
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  
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帶而得脫  
其外曠宇些赤蠹若象玄蠡若壺些五穀不生藜菅是  
食些其上爛人求水無所得些仿佯無所倚廣大無所  
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  
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  
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

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佻佻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  
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  
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齧齧些敦厥血  
拇逐人駭駭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  
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  
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禾嘯呼些魂兮歸  
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聞安些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  
乃述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三川谷徑復流澌漫些光風

轉蕙汜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  
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蕝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縞  
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  
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  
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審其有意些姱  
容修態緝洞房些蛾眉曼睩口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  
臨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翦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  
沙板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  
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

飾侍陂陀些軒輶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  
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稊麥挈  
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臙膳若芳些和酸  
若苦陳吳羹些膈鼈炮羔有祐漿些鵠酸鴈鳧煎鴻鵠  
些露鷄臠鱗厲而不爽些糗粢蜜餌有餽餽些瑤漿蠶  
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  
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覓女樂羅些敝鍾按鼓  
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娛  
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織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髯臨

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  
狂會換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歛蔡謳奏大呂  
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敝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  
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篔簹象棋有六箒  
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臯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  
費白日些鑿鍾搖簾楔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  
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  
賦些耐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  
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葦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

牙  
卷三  
三  
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于乘懸火  
延起兮玄延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鶩若通兮引車  
右還與玉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  
夜兮時不可淹臯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  
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費經虞曰大招與柳宗元招海賈皆取則于此篇

雅倫卷四

成都費經虞撰男密補 江都後學干

格式二

賦

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武宣之世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御史大夫倪寬大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愉揚著于後

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  
十有餘篇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  
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  
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  
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  
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  
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



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迎風  
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荀卿屈原之屬  
遺文炳然辭意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  
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  
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  
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  
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  
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  
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

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詞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鮮集皆近代詞賦之偉也

左太冲曰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元王採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淇澳之產見在共版屋則知秦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稱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

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氏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爲子虛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盛覽字長通犍犍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

終身不復言作賦之心矣 或問爲賦于揚雄雄曰讀

賦千首乃能爲之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

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

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文心雕龍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藻摛文

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作

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

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

莊之賦大隗士藹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

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招字于楚詞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聲貌以第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臯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于成世進御之賦于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勝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旣履端于唱序亦歸餘于總亂序以建言首引

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  
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  
至于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  
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製之  
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  
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  
成艷賈誼鵬鳥致辨于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  
堅兩都明約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  
構深韋之風延壽靈光合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

之流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道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  
冲安仁策助于鴻規士衡子安底績于流制景純綺巧  
緝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  
登高之■蓋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  
觀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想勝如組織之品朱紫  
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柔而有本此立賦  
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茂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  
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觀戒此子雲  
所以追悔雕蟲貽消於霧縠者也

類編云離騷爲賦祖其辭麗其理則而有風雅頌賦比  
興遺意厥後詩人專取詩之一義以爲賦而宋玉唐勒  
枚乘司馬相如下至揚子雲輩競爲侈麗闕衍之詞風  
喻之意沒矣古今言賦咸以兩漢爲古至三國六朝而  
其體一變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詞賦有古風晉陸士衡  
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  
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  
對聯駢四麗六簇事對偶可稱博物洽聞然有辭無情  
體亡義失此六朝之賦去古益遠然潘安仁秋胡明遠



舞鶴等篇猶得古詩之餘情也逮至唐人而又一變大率律多古少就有爲古賦者率宗徐庾亦不過少異于律也李太白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第可方六朝耳至杜牧之阿房宮賦更雜論體韓柳古賦以騷爲宗超出俳律之上唐賦莫古于此下至宋人又一變歐陽永叔名儒率以文體爲賦不過有押韻而已于風之優游比興之假託雅頌之形容皆不能及矣朱元晦曰宋朝文盛前世莫及獨于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此則宋賦可知矣

費經虞曰阿房宮賦本於長筵秋聲亦壁

才

六

六

散文本宋玉但宋格調音節卑促故謂非賦  
之正體若以一音定一代之體恐未然也

費經虞曰古詩六義其一爲賦述事敘情實而不託乎  
而不寄嵩高幽風大雅長篇是也自罹戰國繼以暴秦  
風雅淪亡意旨湮沒殆楚人屈平作騷長言大篇極情  
盡致而賦遂變與詩相殊別爲一格漢興學者修舉文  
辭至于孝武昇平日久國家隆盛天子留心樂府而賦  
興焉漢藝文離騷九歌皆列在賦至宋玉始著賦名散  
文韵語間雜以出而未盛也司馬相如雖仍其體製而  
子虛上林滔滔萬言賦遂一變至長門賦悼李夫人賦  
通篇押韵後之變遂不一六義所言賦非後世賦體也

賦別爲體斷自漢代始荀陸之文各自爲書且荀多隱語屈平之作又分爲騷六朝之賦則俳唐人之賦則律而多四六對聯宋人之賦多粗野索易之語衰頹之調總之後世牽補而成詞旨寒儉無復古人浩瀚之勢偉麗之詞去賦遠矣漢書樂志云漢立樂府采詩夜誦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相如諸賦當時皆以入歌者也觀上林長楊散文多何以合樂不得其解者久之老而始悟蓋散文誦而不歌如後世院本之道白也其有音韻乃以瑟筆之類歌如

後世之白畢唱詞也當是子虛子亡是公烏有先生二人  
各場互相對答問難今北方所傳羅唵腔三弦和之  
其明白言之者謂之說白其微帶歌聲而言之者謂之  
滾白或者是賦遺意也賦之音節失傳而單論文章今  
采賦體之變使學者悉其本末體調相似者不載漢人  
大賦辭長物博文章爾雅非尋常可到司馬作子虛游  
神蕩思百餘日左思作三都十年而成此不過博與偶  
着一篇若常用敘情咏物六朝小賦爲宜下迨唐人應  
制亦可作賦之法敘事宜輕秀曲折言情宜委曲纏綿

鑄詞宜清潤俊逸選字宜古雅微妙敘事太長則冗而不精太短則拙而不暢言情太直則無一唱三歎之致太盡則非婉而多風之懷詞若雄壯反類于俚謠字不選擇則近于鄙陋此作賦之大端也若夫才華各別淹洽多端未可一一細數也但取類書抄填奇文僻事以爲高則又才人之過而藝苑之所不取也楚騷賦多變格諸家體裁亦自互異若不標舉恐屬混同至于作者不乖於古不流於俗當融合古今諸賦而含茹之取材於經史則庶乎其得之矣

風賦 楚宋玉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天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托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泐

馮音滂激颺燥

標音

怒駘駘雷聲迴穴錯迂歷石伐木梢殺

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礎

音

件

音

絢

渙

粲爛

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陵高城入於  
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  
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莢楊迴穴  
衡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幃經  
於洞房廼得爲大王之風故其風中人狀直慙音悽憊  
音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寧體便  
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



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翕音然起於窮巷之

間堀音堞音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樞音吹死

灰揚腐餘邪薄入斐肺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愀

溷鬱邑毆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瘠爲疹音得

目爲瞤音啗音齧音齧音嗽音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

雌風也

費經虞曰宋玉爲賦之祖而體制各異作問對情語

多用散文風賦無兮字略用韻語高堂賦用兮字後

用四言又多用疊字韻語比風賦較多神女賦始有

轉韻或四五六韻便轉或至十餘韻登徒子賦又用  
雜言後用詩曰此大略也

高唐賦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  
獨有雲氣<sub>音卒</sub>今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  
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  
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  
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  
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sub>音且</sub>爲

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戶音旦朝視之如言

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

其始出也音暉音今若松栝音其少進也音斲音今若妓音姬

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

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

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

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

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

兮道互折而層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坻音池之嵒音同

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漚音備洶洶其無聲

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蒼湛湛而不止長

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

引而却會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音歷礫

礫音累而相摩兮嶒音轟震天之礧礧音慨巨石溺溺之澑音議

灑音博兮沫渣渣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

溶瀾音曳奔揚踊而相擊兮雩興擊之需需猛獸驚而跳

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鴈鵝鷹鷹音

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擊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  
陽翫鱣鱮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蛟蛟蜿蜿音宛中阪遙

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

殫形榛林鬱盛葩葉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

淡隨波聞藹東西施翼猗猗音尼豐沛綠葉紫裏朱莖白

蒂音帝纖條悲鳴聲似竿簾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

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

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噴音完

振陳磴磴音愷盤石險峻傾崎音欺崖隕巖嶮參差縱橫相

迨陬互橫牻

音牻

背穴偃蹠

音蹠

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

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蕭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

峭

音峭

巖窞

音窞

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

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怙

音怙

悵自失使

人心動無故自恐責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

所出綖綖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

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測地蓋底平箕踵漫衍

芳草羅生秋蘭芷蕙江籬載菁菁荃射干揭車苞并薄

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

相號王睢鷗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鷄高巢其鳴喈  
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  
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  
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  
紉音抽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  
憇音凜悵音隸惜音慘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  
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罟音浮罕音罕不傾涉滂滂  
馳萃萃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  
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

日簡與玄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  
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  
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神女賦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  
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  
其夢若何玉對曰晡音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  
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粲粲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  
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



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  
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  
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  
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睇兮如花  
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  
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  
被袿音圭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耀殿堂忽兮改容  
婉若遊龍乘雲翔音性被服佻音說薄裝沐蘭澤含若芳  
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

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  
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鄒袂不足程  
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  
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爰  
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玉覽其狀其狀綦綦何可  
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  
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  
質幹之醜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婉孌音於幽靜兮又

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  
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

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情

陰音

慙

音

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

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幃

音

而請御

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

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飢

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

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頽

音

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

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歛容顏顧女師命太  
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  
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  
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  
稱遠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  
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

宋玉

夫登徒子侍于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  
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

之言問于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  
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  
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  
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  
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  
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睂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  
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闕臣三  
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鬢耳齟脣歷  
齒旁行蝸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

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  
今夫宋玉盛稱隣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  
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  
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  
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  
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  
陽鶴鷓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妹華色含光體美容冶  
不待飾粧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袿贈  
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恍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

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  
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  
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  
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  
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上林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罔彌山揜兎麟鹿射麋脚麟騫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



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  
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  
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  
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  
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  
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嶺  
峩岑巖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  
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坳錫碧金銀衆色  
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琨瑀玳玳玳厲

瑛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窿昌蒲江  
離麋蕪諸蔗蓊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隨靡案衍  
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薛莎  
青蘋其卑溼則生藏蓑蒹葭東蓄雕胡蘧藕菰蘆奄閭  
軒干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  
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  
瑋瑁鼈鼉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榿柟豫章桂椒木蘭檠  
離朱楊植柵栲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雉蠃蝶鴛鴦  
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夔蜒軀犴兕象野

犀窮奇獲挺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  
馴駁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  
建干將之雄戟左烏犂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于驂  
乘織阿爲御按節未舒卽陵狡獸躡叩叩蹙距虛軼野  
馬而轉駒駘乘遺風而射游騏條呻淒淵雷動燦至星  
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入背洞貫達腋絕乎心繫獲若  
雨獸拚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容與覽乎  
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刼受誑殫睹衆  
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掄紵縞雜織羅弄

穀囊積塞縐紆徐委曲鬱撓谿谷紛紛袞袞楊袍卹削  
畫織帶髻扶與倚靡喻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  
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縹乎忽忽若神仙之彷彿於是  
乃相與徠於蕙圃嬰珊瑚窈窕上金隄拚翡翠射鵝鶻微  
增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鶩雙鶴下玄鶴加怠而後發  
游於清池浮文鶴揚桂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瑋瑋鈞紫  
貝縱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  
起奔豹會礪石相擊碾碾磔磔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  
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縱乎

淫淫班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  
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  
不下輿將割輪淬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  
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  
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  
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  
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  
不稱楚王之厚德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  
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古

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海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乃倣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

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盡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一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漣出入涇渭鄠鄩潦滸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

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驚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  
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決莽之野汨乎渾流順  
阿而下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  
潰淠淠湑汨溈測泌滂橫流逆折轉騰激洌澎溲沆瀝  
穿隆雲撓蜿澶膠辰踰波趨汜莅莅下瀨批巖衝壅犇  
揚滯沛臨坻注壑澆潏霅墜湛湛隱隱砰磅訇磕潏潏  
湑湑潏潏渠鼎沸馳波跳沫汨潏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  
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漾潢漾安翔徐徊翳乎瀄瀄束注  
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鮪鱓離鱗鱖鮫魴



出禹魼鮪捷鱗擺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深巖魚鼈謹聲  
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玃礫江靡蜀石黃硬冰玉磊砢磷  
磷爛爛采色滌肝叢積平其中鴻鶴鸛鳩駟駝鸚鵡駸  
駢環目煩鴛鴦鰕鰯鷓鴣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  
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  
乎崇山籠從崔巍蹇峩深林鉅木嶄巖嵒蹇九巖嶽嶽  
南山峩峩巖陔隨顧錡推峩肩崎振絡通谷蹇產溝瀆徐  
呀豁開自陵別島崑崙崑崙丘墟崩萬隱鱗鬱嶇登降  
施靡陂池狎牙沈溶淫鬻散渙夷陸亭臯千里靡不被

築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糝以蘼蕪雜以流夷專結縷攢  
屣莎揭車衡蘭橐本射干此薑藜荷歲橙若蓀鮮枝黃  
礫蔣芋菁蘋布漉閩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  
吐芳揚烈郁郁斐斐衆香發越矜蠻布寫晻曖苾勃於  
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芒芒恍惚視之無端察之無  
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  
則捕旄模犛沈牛麈麋赤首圓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  
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獸則騏驎角觶騶駼橐駝蝮蝮  
驪駃騠驘駞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

重坐曲閣華榭壁璫輦道纒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夷  
夏築堂繫臺增成巖突洞房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椽而  
捫天奔星更於闐闐宛虹拖於楯軒青蚪蚴蟻於東廂  
象與婉蟬於西清靈園燕於間觀偃佺之倫暴於南榮  
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振崖嶽巖倚傾蹙  
峩礫磔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璿玉旁唐璜編  
文鱗赤瑕駁犖雜雷其間垂綬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  
盧橘夏孰黃甘橙榛枇杷燃柿棹椽厚朴檮棗楊梅櫻  
桃蒲陶隱夫鬱棣格榘荔枝羅乎後宮列乎北園施丘

陵下平原揚翠葉抗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  
曜鉅野沙棠櫟楛華汜檉櫨留落胥餘仁頻并閭櫬檀  
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葆茂攢  
立叢倚連卷累倦崔錯發飀阮衡闌柯垂條扶於落英  
幡纒紛容蕭蔘旖旎從風瀏莅岫吸蓋象金石之聲管  
籥之音柴池此虺旋環後宮雜還累輯被山緣谷循阪  
下隔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雌攫飛鷗蛭  
蜩蠓蝶蜥胡穀蠅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翻幡互經天  
矯枝格偃寒杪顛於是乎隴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

聞牢落陸離爛曼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  
宮宿館舍庖厨不徒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  
涉冬天子披獵乘鏤象六玉蚪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  
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駿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技之中  
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櫓車騎雷起隱天動  
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齋齋綠陵流澤雲布雨施  
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綺白虎被劘文  
跨野馬陵三畝之危下殫歷之坻徑險赴險越壑厲水  
推蜚廉弄解牙格瑕蛤鋌猛氏胃腰裏射封豕箭不苟

善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  
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  
促節儵負遠去流離輕禽蹙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軼  
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繁弱滿白羽射游臬櫟  
黃虞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  
上浮陵驚風歷駭颺乘虛無與神俱麟玄鶴亂昆雞道  
孔鸞促駿蟻拂鷲鳥捎鳳皇捷駕鵠掩焦明道盡塗殫  
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闢乎反  
鄉歷石闕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

宣曲濯鵝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  
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轆轤乘騎之所蹂若人民之  
所踣躡與其窮極倦飢驚憚惴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侘  
佻籍籍填坑滿谷拚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  
吳天之臺張樂乎轆軻之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  
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  
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俞  
宋蔡淮南于遮文武顛歌族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鏘鏘  
暮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行

之音鄴郢續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  
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  
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嫵都靚莊刻飾便嬛焯  
約柔橈嬛嬛斌媚妘媠世獨蘭之綸袍眇閭易以戍削  
媠姚微循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  
笑的樂長眉連娟微睇絲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  
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  
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  
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



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爲農郊  
以墾萌隸墾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  
禁虛宮觀而勿切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  
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爲  
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游乎六藝之圃驚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  
兼騶虞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  
修容乎禮園翱翔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  
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

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  
用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  
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  
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  
之政而貪雞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  
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  
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愁然改容趨若自失  
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

矣

費經虞曰子虛上林二賦仍宋玉散文而中三言四  
言俳則變宋玉矣羽獵兩都兩京三都皆本之

長門賦

漢司馬相如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  
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  
皇后復得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處魂踰伏而不返兮形枯

稿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嫌音嫌  
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  
慙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  
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  
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颺颺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  
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  
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颺風迴而赴闈兮舉帷  
幪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闐闐孔雀集而  
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

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  
兮步從容于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  
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  
聲啾音宏而似鐘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  
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樽音博櫨兮  
委參差以楛音康梁時髮鬢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  
色炫以相耀兮煥爛燁而成光緻音治錯石之鈺音零甃兮  
象璫音代珥音昧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網  
撫柱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噉以哀號兮孤

雖跼于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托于空堂懸明月  
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  
不可長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音要妙而復揚實歷覽其  
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  
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躑履起而徬徨掄音投長袂以自翳  
兮歎昔日之譽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搏  
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芷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  
君之在傍惕寐覺而無見兮魂廷廷音汪若有亡衆鷄鳴  
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昂出於

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  
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  
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費經虞曰通篇押韻自長門賦始悼李夫人賦亦通  
篇用韻而句法則用騷體前後各別

悼李夫人賦

漢武帝

美連娟以修嫋兮命操音絕而不長飭新宮以延貯兮  
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  
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憊以淒淚兮桂枝落

而銷亡神乳熒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疆託沈陰以墮  
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  
函菱莢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荷靡兮縹  
飄姚乎愈駐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跡而娥揚旣激感  
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晤夢之  
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而飛揚何靈魄之紛紛  
兮哀徘徊以躊躇執路日以遠送兮遂荒忽而辭去超  
兮西征屑兮不見寢淫敞菑同寂兮無音思無流波恒  
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妬關葺將安程兮



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弟子增欷洿沫悵兮悲愁於邑喧  
不可止兮縈不虛應亦云已兮嫖奴太息歎稚子兮惻  
慄不信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  
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  
哀哉相魂靈兮

洞簫賦

王褒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  
標敷紛以扶疎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嶇嶽音嶽歸音歸崎音崎倚音倚  
巖音巖遙音遙嶰音嶰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聯延曠

盪又足樂乎其敞開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  
遷吸至精之滋熙兮凜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  
附性命乎皇天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漑  
其山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磴磴音慨而澍淵朝露清冷  
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  
下兮春禽羣嬉翺翺乎其顛秋蛸不食抱樸而長吟兮  
玄媛悲嘯搜索乎其明音幽隱而與屏音丙兮密漠泊以  
微音速猥音樣惟詳察其素體兮宣清靜而弗誼幸得謚爲  
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

然於是般匠施巧夔襄准法帶以象牙提其會合鏤鏤

離灑絳屑錯雜鄰茵繚糾羅鱗捷獵膠膠緻理比挹音拊

撼音搗音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真生不覩天地之體

勢闇於白黑之貌形憤伊鬱而酷礪音慙音睥子之喪精

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故吻吮音允音值夫宮商

兮蘇紛離其匹溢形旖旎以順吹兮臙音啗音胡音以紆

鬱氣旁迂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邈音律趣從容其勿述

兮鶩合選音以詭譎或混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或漫

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音慄音密率掩以絕滅音嚳音

音 睽 蹠

音 跳 係

然復出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

歌啾啾

音 啾 側

而將吟兮行鋌

音 鋌 壬

以飭囉

音 囉 風 瀉

洞而不絕兮優嬈嬈

音 奴

以娑婆翩綿連以牢落兮漂乍

棄而爲他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餘故聽其巨

音則周流汜濫并包吐舍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

清靜厭感

音 驕

順敘卑迭

音 替

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

誠應義理澎湃

音 譬

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較

音 較 鞞 轟

伏豫以沸悁

音 謂

其仁聲

則若颯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選以聚斂兮或拔擢

以奮棄悲愴怳以惻悵音城音今時恬淡以綏肆被淋漓

其靡靡今時橫潰以陽遂哀悵悵之可懷兮良醪醪音淡

而有味故貪饗音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

懟音剛毅彊虺音暴反仁恩兮嘽音淡誕音誕逸豫戒其失鍾

期牙曠悵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師褻嚴

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歸頑朱均惕復慧

今桀跖鬻博偏音以頤頤音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

御而可貴時奏狡弄則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

不留憊音草音老音瀾漫亡耦失疇薄索合杳罔象相求故

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其爲悲聲則  
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拭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  
阿那服膺者已是以蟋蟀蚘螻跂行喘息螻蟻蝘蜒蠅  
蠅翊翊遷延徙迤魚瞰雞睨垂喙宛轉瞪瞶忘食况感  
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  
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淩汎淩趨巖道兮啾呶呌喚躋  
躋絕倫淵珍沌兮攬搜潭捐逍遙踴躍若壞頽兮優游  
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頽唐遂往長辭遠遊漂不還  
今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條暢洞達中節操兮

雜倫

卷四

卷四

終詩卒山尚餘音兮吟氣遺响聯綿漂撇生微風兮連  
延駱驛變無窮兮